



二月的春风亲吻着大地,唤醒了草木,唤醒了沉寂的心灵,也唤起了我对生命如初的期待。春天来了,出门踏青去。

周末,满怀喜悦的心情,沐浴着春风,漫步于十里长堤。

岸边,柳丝泛青,眉眼盈盈,在微风中依依绵长,袅娜生姿。草地上,小草叶片嫩青如洗,绿意盎然。迎春花散乱的枝条上,开出一粒粒金色的小花朵。河坡向阳处,一片片油菜花灿黄耀眼,闹腾腾,透着一派欢喜。春风解花语,弄香花满衣,春风的彩袖拂过之处,呼啦啦花开如潮,那花开的瞬间,是四季最美的风景。

河湾开阔处的桃园里,桃树默然静立,凋敝的枝干里跃动着生命,孕育着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的繁华。树下,果农用铁锹除草松土,身后留下一行新鲜潮湿的泥土。桃林里散养着

柴鸡,大小大小,三五成群,在地里刨食嬉戏,不时有公鸡清亮的长啼划过桃园上空,传向远方。一根粗壮的桃枝上,头朝东立着好几只柴鸡,火红、雪白,一只只翘着尾巴,冲着西边的太阳,正是“一行柴鸡晒暖枝”啊。不远处的地面上,横卧着一条大黄狗,四蹄朝上,露着浅粉色的肚皮,懒洋洋的,享受着午后温暖的阳光。

堤岸上,游人如织,妈妈领着孩子在草地上挖野菜,爸爸和孩子在杨树林里荡秋千,戏曲爱好者在路边表演豫剧选段。人们薄衣单衫,笑容满面,徜徉在和煦的春光里,远离了俗务,忘记了时间,牵手清风,从容安闲。

草木春秋有枯荣,人生朝夕有变迁。十里春风,大地回暖,万物悄然勃发,愿我们的人生欣然如春,明媚向荣。

(刘崧 周口六一路小学)

烟花散时是离别



元宵节又到了,又到了烟花绚烂的时刻!烟花,有一火星便可点燃。它们有的在地上旋转、跳跃、喷发,有的啸叫着冲向天空爆裂、盘旋、变幻。

无限幻化的烟花,用它的热烈和奔放点燃了节日的激情,演绎着节日的祝福,让人们任性地挥洒着快乐,收获着甜蜜。

尽管,因为安全的考虑、环境的限制,一些大中城市的人不能尽享这烟花的美丽与热烈,但是,在祖国广大的乡村和小城镇里,烟花绝对是元宵节的主宰。

此时,它们的气势很大,简直要盖压大年初一的鞭炮。它们点亮了庭院,灿烂了夜空;它们使沉寂的乡村快活了起来,让无名的小

城灵动了起来。因为它们,嫦娥花容尽失,星妹姿色全丢。

人们摆脱了美食的诱惑,挣开了荧屏的牵缠,纷纷走出居室,肆意欢笑,尽展红颜,为的是欢享这烟的盛会、花的美筵。

它们几乎霸占了整个天际,把节日的气氛渲染到极致,将人们的心潮激发到最高。

然而,快乐终有尽,团聚总有时。

烟花的美丽仅是一瞬,它的美好只能被封存在相机里,深藏在记忆里。当碎屑坠落烟雾飞散的时候,有一种情愫却悄悄地袭上人们的心头,轻轻地弥漫于整个心田。

这,便是离愁——剪不断、理还乱的离愁。

是啊,烟花散时是离别。

团聚的人们最怕的是离别。那离别的场景让人不忍目睹,那告别的话语让人不愿耳闻。家门前、乡村口、车站里,有多少嘱咐说不完,有多少缠绵演不尽啊!

孩子的哭声使你欲行又止,爱人的拥抱让你举步艰难,父母沉默的眼神教你一步三回头。

无论你跨过几条河,无论你越过几重山,无论你飞过几层云,你又怎能挣脱这“意恐迟迟归”的亲情线!

离别就在当下!

离别也是必须!

你看!黄河已经破冰,长江还在奔腾,春天的红日已经涌出。祖国美好的画卷等待着你的浓彩,华夏绚丽的梦想期望着你的华章。还有你的小心愿啊,也在盼望着你勤劳的双手去编织,营造,你又怎能被这离别的愁绪捆绑!岂不知,今日的离别为的是明天的重逢!

挎起你沉重的行囊,轻轻挥一挥衣袖,做一个华丽的转身,前行吧。

虽然,烟花散时是离别,然而,离别是为了美好的重逢!

(白健 鹿邑西城中学)

心坎上的家

娘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年,我们离开家也已十六个春秋。随着娘的离世,老屋也随之易了主人,儿时的家已不复存在。

老屋的消逝,让儿时的一切痕迹都灰飞烟灭,空旷的院子里横七竖八地斜躺着新主人散放的木材。凄凉,凋敝,使人悲从心生。

模糊的视线中,那四间土墙灰瓦的老屋却依旧岿然不动。

老屋是我的童年,我的港湾,我的甜蜜,我的幸福。那里有娘的气息,娘的音容笑貌,娘的点点滴滴。

推开黑色的木门,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,几只芦花鸡在悠闲地觅食,厨房上空飘起袅袅炊烟,一股小磨香油伴着葱花特有的诱人香味勾出了我的馋涎。

小菜园里,西红柿上架了,红通通,青亮亮,白里透青,青里泛红,红里带着甜味儿,大的,小的,红的,绿的,一个个透着甜,露着酸,青青红红的果儿上露珠刚刚滑下。那顶着细小芒刺的肥厚绿叶上也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,透着诱人的清香,泛着油油的绿意,怎不让人心生怜爱呢?

顶着黄花、披着尖刺的黄瓜,或直或曲地垂在枝藤,瓜恋藤,藤恋瓜,瓜瓜藤藤不分离,几藤缠绕,几藤情。几垄丝线

豆角密密匝匝地爬满藤架,淡紫色的小花笑着绵延不断的缠绵……一院绿意,一院葱茏。

洗衣池边,娘在洗衣,她不时用棒槌在洗衣石上捶打衣物。两只傻鹅在池边嬉戏,长长的脖子伸进水池,撩起水往翅膀里泼洒。那肥肥胖胖的懒猫,卧在娘的脚边,慵懒得半睡半醒。最为调皮的黑头白身的小羊羔,探着身子偷吃架上的嫩黄瓜。最为勤快的黑母鸡,飞出鸡窝,“咯咯嗒嗒”地炫耀着……

西南角的小枣树已经绿意盎然,枝头上长出玲珑如豆的小精灵,它是不会辜负我和三姐每年为它涂抹的腊八米粥的。

堂屋的半导体里传来单田芳嘶哑的声音,那上了年纪的老摆钟却分秒不差地不停摆动,墙上玻璃框里的黑白照片记录着过去的时光……

关上黑色的木门,一切都定格在记忆深处,老屋还是原来的模样,娘也依然那么亲切,儿时的家在我的心头永驻。

偶尔会想起家,想起老屋,想起那个生机盎然的小院,其实我知道我真正想的是什么。

(孙淑敏 鹿邑老君台中学)



家乡的石磨面

家乡的石磨面,我永远的怀念。

一盘石磨,一头毛驴,一袋粮食,一张箩。

石磨可以磨制小麦、玉米、黍菽、大豆等。我小的时候,家乡人吃的面全部用石磨磨制。那时由于生产工具落后,磨面用畜力。套上小毛驴拉磨,小毛驴慢慢悠悠数以万计地转圈,才能把面磨好。那年月,还是集体,每户分粮食,大部分是杂粮。过节时,磨点小麦面。磨制小麦面,得用箩筛,把麦麸倒掉,这样,小麦面细,蒸的馒头白。偶尔吃白馒头,幸福极了。

石磨面,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家乡人。家乡人对石磨面情有独钟,因为石磨磨制面粉,没有经过高温挤压,保留了粮食的原有精华。

时光流逝,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,科技突飞猛进,大小型磨面机进入乡村。机械加工面粉速度快,十几分钟可以磨好一袋面。由于省时省力,家乡人脸上笑开了花,谁也不用畜力磨面了。

如今,面粉加工厂机声隆隆,小型磨面机马不停蹄,但吃来吃去,还是家乡的石磨面原色原味,口感好,有嚼头。

如今徘徊家乡,再也找不到石磨,再也品尝不到家乡的石磨面。

(田晔 扶沟职教中心)

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: zkwbbxxs@163.com, 以不超过 800 字为宜。